

风水宝地

王昕朋◎著

好看
小说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风水宝地

王昕朋◎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· 风水宝地 / 王昕朋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171-0410-0

I. ①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5958 号

责任编辑: 安耀东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90 毫米×930 毫米 1/16 印张 13.25

字 数 142 千字

定 价 2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410-0

目录

1 方向

84 风水宝地

145 村长秘书

方 向

—

“蹦”，声音不大，仿佛拨动一个开关，一下子就把屋里闹哄哄的噪音给关闭了。

所有的目光一律循着声音逆流而上，在发出声音的那只黑陶酒杯上略作停留后，又沿捏着酒杯的那只苍老的手上溯到同样苍老的脸上。老爷子生气了。

老爷子不爱生气，爱生气的人不会活到快八十岁了还身板硬朗，一顿饭能喝二两茅台，而且耳不聋眼不花。所以，不爱生气的老爷子生气了，在他的儿孙看来无异于发生了一场地震。

孙得财起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把筷子并在一起，尖细的那头朝里放好，使之呈现出恭谨谦卑的姿态。这是孙家的家规。

而且，这是老爷子两天里的第三次墩酒杯。

老三孙得财拍了一下脑门说，你说我这记性，该去接茂财了，茂财的英语老师刚谈了个男朋友，像胶一样天天黏一起，说好了今天只教茂财一小时。他说着就往外走。孙得财起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把筷子并在一起，尖细的那头朝里放好，使之呈现出恭谨谦卑的姿态。这是孙家的家规。他和哥哥姐姐妹妹小时候为了筷子摆放不规矩，脑袋瓜子没少挨老爷子用筷子敲。

孙得财的两脚刚跨出门，老大孙敬财喊了一声，得财！他要是在孙得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喊，那声音就是一只钩子，稳稳地就能把孙得财给抓回来，可是等孙得财两脚都跨出了房门，那声音就变成了确认。他是做给老爷子看的，两重意思：一是表明他想制止孙得财，二是表明他与孙得财的意见有分歧。他是水山县农行行长，在县里能坐到这个位子上的必须是人精。

老爷子不动声色地说，老大你少跟我假模假式的。你们，他拿眼睛把饭桌上的儿女扫了一遍，你们怎么想的，我心里清楚。

孙敬财忙说，那是那是。他知道老爷子是在责备他为孙得财帮腔。因为孙得财刚才提到老宅子大门的方向时，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：都管！

大女儿孙爱彩不时到厨房里帮小保姆遥遥忙活，所以桌子上的话也听得糊里半片。她端着刚做好的红烧鲤鱼过来，发现桌上的气氛不太对劲，正要琢磨，老大拿眼睛看了一下老爷子，给了她一个暗示。她马上心领神会，说，爸，这是你最爱吃的一道菜。

我好久没烧过了，您尝尝味道还对吧？孙爱彩小时候的名字叫孙

爱财，刚上小学的时候，同学们总拿名字取笑她，说是像男孩的名字，又有的说她和她爹一样财迷心窍。她为了这名字哭了不知多少次，到了二年级，她自己给自己做主改叫孙爱彩。孙爱彩现在是水山县财政局农财股的股长，与老三孙得财算是一个系统的。

小女儿孙宏财一向大大咧咧，好像没明白老大的暗示，继续刚才的话题说，爸，您可别冤枉了我大哥。这里面真没我大哥什么事。老三他就是镇财政所所长当得太久，人也老大不小了，再不动动就没机会了。我大哥迁就我三哥不也是得了您的圣旨，想让咱老孙家这棵大树在马兰镇高高屹立。孙宏财是四兄妹中排行最小的，也是唯一一个在商场打拼且做出成就的。有人说在水山县要是排福布斯的话，她稳坐第一把交椅。

老爷子看了一眼老二孙爱彩。孙爱彩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，脸上笑呵呵地说，爸，咱们老孙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风里浪里还不是全靠您掌舵！这舵还得您掌。她的话里暗示对老大的不满。早在五年前，老爷子的长孙结婚时，老爷子就当全家人面隆重宣布想歇歇：我老了，孙家几代人十几口子，管不过来了，以后除了大事我参谋参谋，敬财多担当点。而老大孙敬财做事总是精力不集中，今天让老三不满意，明天让老二不高兴。最后又都回到老爷子那里，由老爷子一锤定音。

大孙子孙兴财的脸已经被酒烧红了。他恭恭敬敬地给老爷子端了一杯酒，借着几分酒气，指了指门外，我三叔这人就，就是自私！咱祖宅的大门一直朝南，我爸不照样当行长，我大姑一高中生不照样当官，我小姑才晃荡几年就坐上水山首富的交椅，我孙兴财不也照样生

意兴隆，媳妇生孩子都在国外，给我爷爷弄了个加拿大籍的洋孙子？我爷爷，我爷爷他不同意改方向，是我爷爷他老人家胸怀大局，高瞻远瞩……

孙敬财瞪了儿子一眼，大人说话你小孩子别插嘴，没规矩。

孙宏财不满侄子揭她二姐的短，你大姑高中生也比你爹强。你爹正过来算倒过来算，也就咱马兰镇“猴戴帽”中学初中“肆”业。她之所以护着二姐，自然有她的心思。她的别墅区三期眼下资金有点紧，想从二姐那儿拆借一部分资金。她已经给二姐说了几次，二姐一直没有松口。

孙兴财说小姑我求你老人家了，你能不能别再用些错别字污染侄儿侄女们的耳朵。我打从小没少了听你用错字，什么曲脖向天歌，什么披荆斩棘，什么汉奸秦桧……你刚才说的那叫肄业。

孙宏财哈哈大笑，这得怪你爹。他不让我好好上学，非得让我那么早参加工作。

老爷子咳嗽一声，等屋子里静了下来才开了口，兴财的话我就爱听。他指了指满桌的菜，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接着说，我不光享口福，这耳朵也光听好听的了。说着端起了酒杯，兴财比你们都懂事。方向问题，这个，这个方向问题那是比天大的事。你们老子这辈子大风大浪闯过来，全凭老宅子的方向好。“三反五反”、社教、“四清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到改革开放，最大的是村集体改制……支书、主任，就连治保会主任，先先后后折了好几个，你们老子别说挨斗，“文革”时连张大字报也没有。他说着又拍了拍胸口，你们这里服吗？凭良心说，服吗？老大你先说。

孙敬财说，服，爸，我是真服。爱彩、宏财也服，老三其实打心眼里服，就是，就是……他见老爷子眼睛又眯起来，端着酒杯的手不住地颤动，就把话头停下了。

孙爱彩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孙宏财说，爸，别的我不敢说，要说服您，我敢拍胸脯。说着就“噗噗”拍了两下。孙宏财的胸很大，像揣着俩西瓜。

孙爱彩乐了，老四快别拍了，再拍就爆炸了。这屋子小，我怕来不及跑。

孙宏财照着孙爱彩的前胸就是一巴掌，再说，再说我把你这小柿子给拍成柿饼。孙爱彩身材高挑，就是胸小，当年她老公跟她搞对象，把“窈窕淑女”理解成“高挑淑女”了，没在胸上讲究。

老大笑呵呵地看着她们，脸上挂满了长者似的慈爱。姐妹俩显然想把老爷子给逗乐了，偷眼看时，老爷子脸上似乎松了一些。

老爷子脸上是松了，心里却一点都没松，像以往决定任何一件大事时一样，他提着一口气，谁也别想把这口气泄了。孙兴财想说什么，见孙敬财拿眼睛瞪自己，嘴张了张又合上了。

桌上的菜凉了，老三影都没有。

孙宏财放在那只能值好几头牛钱的外国皮包里的手机，像一只贫嘴蛐蛐叫个不停。她小心地看了老爷子一眼，掏出手机，急了眼地骂道，屎堵腭门子了是不？让你们等着就等着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！

老二孙爱彩不停地看手表。其实客厅里放着一架一人多高的红木立钟，她宁可从小窄的袖口里往外抠手表，对那架立钟视而不见。临了，还是跟孙宏财要了手机，对着手机说，我可能要晚一会儿，你们

老爷子更有章法，先放你们一马，只要我在，孙家这驾马车的方向就得由我把握。

先开着，我尽快。

最气定神闲最具诚意的看来还是老大。老大的手机响的次数比孙宏财多。他第一次看了看号码就给挂了，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直到孙宏财接了手机，他才接了，而且只是轻声说，开会呢。

孙兴财显然对这几位长辈的表现不满，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，让中午的阳光泻了进来。他把头探到窗外，看着银色绸缎般金光闪闪的马兰河，竟然吹了一声口哨。

老爷子通情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人家都把理由拿出来了，明摆着是不想耗下去。老爷子明事理，拴得住人拴不住心，拴不住心就没法让他们心服口服。老爷子更有章法，先放你们一马，只要我在，孙家这驾马车的方向就得由我把握。想明白了的老爷子冲儿子女儿挥挥手，你们忙，大周末也闲不住，走吧都。

孙宏财像得了特赦令，“噌”就蹿出去。

孙爱彩不紧不慢，几次打开包看了看，翻了翻，好像在收拾东西，还不忘说声：爸您注意自己身体。

孙敬财拿眼睛问老爷子，老爷子仿佛已经无力抬起胳膊，就冲他点了点头。孙敬财怕孙兴财不走，再在爷爷那儿瞎掺和，就让孙兴财帮他开车。孙兴财说我喝了酒，脸还红着……孙敬财没等他说完就踢了他一脚，在水山别说喝酒，就是喝了敌敌畏开车也没人查你！

其实，他这话也是说给老爷子听。老爷子脸上果真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微笑。

院墙外，小汽车“嗞儿——轰”“嗞儿——轰”“嗞儿——轰”响了三声。老爷子一听声音就知道，声最大的是老四孙宏财的红跑车，

声最小的是老二孙爱彩的白丰田，声最憨的是老大孙敬财的黑奥迪。

都走了。小保姆遥遥像只猫似的溜进来。遥遥是老三孙得财媳妇的远房侄女，因为上面有了三个姐姐，一心想要个男孩子的爹妈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，意思是说还得再要孩子。遥遥到了孙家，算是一步登天，她爹妈和三个姐姐享的福加起来也没她多。遥遥很满足，睡着了都祈祷孙老爷子永远不死，那样她一辈子都能留在这里。遥遥进来，猫一样轻手轻脚地收拾桌子，一边拿眼睛询问老爷子有没有指令。老爷子明白遥遥这孩子猴精猴精，随时注意着自己，他往上指了指，遥遥明白了：上楼。遥遥赶忙过来挽起老爷子。

二楼的楼顶是一个巨大的平台。坐在平台的遮阳棚下，往东，能看到绿油油的田野，往西，隔着一片即将完工的别墅区就是县城。别墅区是老四孙宏财开发的项目，第一期第二期已经入住，现在准备开发第三期。正因如此，资金链有点问题，才缠着孙爱彩帮忙。她把这个项目叫做高尚住宅。老爷子问过老四，住在你卖的风子里就高尚，不买你的房子就低贱了？老四说对，我这里住的就是高尚的人。老爷子说，那白雪也高尚了？白雪是老大养的相好，白得像奶一样。老四回答老爷子说，这年头当二奶就不高尚啊？

老爷子并不关心老大养不养相好，老大面上憨实，心里七窍玲珑，分得清轻重，不会把事办砸了。全县农行系统几百号人，混到行长的只有一个，虽说是靠老爷子的关系上去的，但没点真本事在这把交椅上也坐不稳。再说老大媳妇不说，谁说都没用。老大媳妇是县工会的一个副科级干部。自打老大和白雪黏上后，就很少参加孙家的家庭大聚会，就是春节也不来。

从二楼平台向西看，很容易就能看到一栋贴满了绿玻璃的楼，那是县城里的第三高楼——县财政局，老二孙爱彩工作的地方。老二工作的地方，也是老三孙得财向往的地方。老三不是向往那栋楼，而是向往楼里的一个座位，那个座位是副局长。

老三在马兰镇当财政所所长。马兰镇是水山县政府所在地，或者叫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县政府所在地的镇官，在全县各乡镇的眼里，那就相当于京官，老三手里掌握的，无疑就相当于全县“京城”的财政大权。所以老三的行政级别，比各乡镇财政所所长高半级，相当于副局。可是老三想要的不是“相当于”，而是名正言顺。只有当上名正言顺的副局长，才能当局长，再往后才能当副县长。

在孙家，老三想要的这个位子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老四说，拿我的一套别墅，换个局长那是秃子头改扁富富有余。老四不当官，所以话粗。但老四有底气，拿钱没问题。她不但自己生意做得大，老公还是水山县的地税局局长。老大不说话，老大有的是办法，凭他在县里混了几十年的功力，把老三的“相当于”给去掉不是难事。难就难在老二那里。

老二也是个“相当于”。老二的农财股在水山县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县里，是个举足轻重的股室。尤其是这几年，上边对农业的投入大，农财股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老爷子不出门，那是上了年纪才不出门，过去可是常出门，啥事都瞒不了他。别看同是政府机关部门，可职能不一样，权力就不一样，像老二这样掌着钱的部门一个股长，就是文化局局长、文联主席、研究中心主任都不换。老二的老公何文学就是县文联副主席，主席是宣传部部长兼的。问问他在孙家有啥地位？老

二为人热情，办事也公道，在县机关和各乡镇就连一些老百姓那里的口碑也好。她没在老爷子面前说过那个副局长位子的事，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过。老爷子私下问过老大、老四。老大说爱彩是哑巴吃饺子——心里有数。老四说我二姐不争，但也不会帮我二哥。

到了老爷子这里，就更不好办了。老大说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老爷子知道老大那是给他一个托词。手心手背不一样，手背肉薄，手心肉厚。可是谁是手背谁又是手心呢？

马兰河在院墙的东边静静地向南流，流到县城的东南角，又向西流去，到了县城的南门，折向东南。阳光下，马兰河水闪着银色的光，平静中透着婀娜。这条河老爷子已经看了八十多年，少年时爬到大堤上看，中年时登到房顶上看：盖了两层楼，就上到二层楼顶上，站在更高的高度看了。从少年到老年一步一步登高望远使他从微观走向了宏观。

二

老爷子叫孙守田，顾名思义就是要守住田地。可是老爷子的儿女们没有一个土里刨食的，甚至没有一个户口跟田地有关联的。他的老邻居曾跟他开玩笑说，守田不守田，守的是财。他的大儿子孙敬财是农行行长，农行是县里最大的银行。老二老三是财政局的干部。老四是开发商，她的生意像发大水的马兰河一样，钱多得满地漂着。这还不算老四当地税局局长的老公何庆红，也不算在马兰镇当信用社主任的老三媳妇刘爱玲。孙家的儿女们紧紧地守着财，足以牵动全县的财脉。财是田地的升华，孙家完美地实现了这种升华。

人家的躬是鞠给他的儿女的，是鞠给他所代表的孙家的，是一种付出或投入，继而是期望回报的。

因为这种升华，老爷子走在大街上就不停地点头。不是他喜欢点头，是人家跟他点，也不是点，是躬身。人家都鞠躬了，你总是要点头回应，这不光是礼节，也是做人之本，得意不能忘形。也是因为这种升华，老爷子不愿上街，人家的躬是鞠给他的儿女的，是鞠给他所代表的孙家的，是一种付出或投入，继而是期望回报的。老爷子代表孙家接受了人家的敬意并不能给人回报，背后就有一种亏欠，这种亏欠就会变成一种能量聚集起来。聚集起来的能量什么时候释放以什么方式释放他无法预知，也无法掌控，但总是要释放的。原来和他一个班子的村委会主任，低价买了集体的一辆客货车，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因为亏欠老亲舍邻太多，被人一纸告到县纪委，纪委派人一查，结果顺藤摸瓜又查出一大堆问题，最后判刑入狱。

最近一些日子，他隐约感觉到有一种能量在向孙家释放。像他这种经历的人，如果连这都感觉不到，岂不是白吃几十年干粮？

两个月前，他家后院邻居老韩家盖新房子，盖的也是两层小楼，不过设计时，楼面高出他家五十公分。老爷子还没说话，老三就不干了。在马兰镇尤其是在孙家近邻，你老韩家盖的房子一下子高出我们家的房子，不是想断孙家风水？再说，你老韩家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太目中无人了吧？老二说咱家房子人家早盖七八年，人家也没说咱家挡他家风水，算了吧。咱以后盖三层、四层，他不就挡不了吗？老三见老爷子不说话，只是阴沉着脸，就私下找镇规划部门，给韩家下了个通知，说是统一规划，让韩家的楼面降低了六十公分。老韩家没人出来骂街，好像吃了哑巴亏，可老爷子几次在门前遇到老韩，老韩都是低着头绕开他，好像没发现他。老爷子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心里别扭了

一些日子。小保姆遥遥有几个夜里看见老爷子坐在床上发呆。她给老三说过，老三不以为然：老人睡得少，想得多，都那样。

这不，老爷子刚到了楼顶上，左边院赵老头子家的鞭炮声仿佛冲着他而来，激烈且持久地响起来了。

赵老头子家不知烧对了哪门子香，好运接踵而至。半年前，赵老头子家盖了新房。虽说到处借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两层的小楼还是拔地而起。这一回，老爷子提早给儿女们打了招呼，反正咱老孙家马上要盖新房，任他们怎么折腾，咱到时都比他们高一层两层，就别为那三十五十公分闹得大家脸上过不去了。就为这，韩家人私下里骂孙老爷子看人下面条，不就是和赵老头子的媳妇过去有一腿吗？

赵老头子家今天比盖新房子还热闹，好像攒了一辈子的热闹全在这一刻爆发了。赵老头子的双胞胎孙子同时考上了大学，一个考取了清华，一个考上了北大。这在全县是件大事，教育局局长、分管教育的副县长都上门贺喜了，电视台也播放了，大红的绦子挂上门，鞭炮屑子铺满地。赵老头子一高兴作了首诗：

马兰河边老赵家，
大门朝东贴红瓦。
世代守法尽孝道，
勤劳节俭人人夸。
两个孙子最争气，
一个清华一北大。
全都念的是中文，
前途光明又远大。

这首诗竟然还在孙老爷子女婿何文学主编的《水山诗歌》上发表了。何文学还写了“编者按”，称赵老头子的诗像春天的马兰河水，是从心里流出的人间真情云云，气得老三孙得财骂何文学胳膊肘儿朝外拐。老爷子没骂何文学，老爷子只是觉得赵老头子的诗很可笑，赵老头子也很可笑。人生得意多显于形，况且赵老头子一辈子都没怎么得意过。他当生产队会计时，赵老头子是一般社员。每年收了红芋分到户，赵老头子都主动扛着切红芋的机子，找到他家地头帮他切红芋干。红芋干一般是在地里收了后就在地里切，然后铺在地里晒。晒干以后，赵老头子不等他招呼，还会带着两个儿子把红芋干给他送到家。他当大队会计时，赵老头子依然是一般社员，见了他老远就打招呼，守田守田兄弟的叫得老亲切，仿佛一个娘生的。再后来城市扩建，马兰村的地渐渐被征完了，村改叫街道，他孙守田依然是街道会计，老赵头也涛声依旧地做一般居民。就说他孙家的房子，二十年翻盖一次，占地越来越大，房子越蹿越高，赵老头子家始终跟着他的屁股后边。做了几十年邻居，老赵头别说超他前边，就是比肩也没有过。再说赵老头子的两个孙子学的都是中文，学中文的不会对孙家守着的财构成威胁。孙家第三代中，长孙孙兴财的名字依然带着财，老二生的也是儿子，名字叫旺财。孙守田老爷子给老三、老四的孩子也想好了名字，一个叫茂财，一个叫盛财。后来，老三老四生的是女孩，老爷子才没强迫在她们的名字中带财。孙兴财已经继承了爷爷辈和父亲辈的传统，大学毕业后在省财政厅工作了两年就辞职下海做起生意，现在也是千万富翁了。孙老爷子认定，孙家从他这一代起不会再过穷日子。你赵家两孙子学中文能有多大出息？再说，现在大学毕业生、硕士、博士

找不到工作的也多了去了。你以为还是学而优则仕那个年代？我孙家几个孩子一个没上过大学，不照样在水山县出人头地、呼风唤雨？不过，老爷子也的确有过片刻犹豫，难道，难道马兰镇这块地上的风水真的要改变了？不过，这仅仅是片刻之间的事，或者说是一念之间，很快就烟消云散。他从心里不相信赵家改了个大门的方向，就能超过孙家的风水。他也不愿意让孙家大门和赵家那些人家的大门一个方向。更为重要的原因，只有老大孙敬财看得明白，就是老爷子不允许儿女们改他的规矩，从而失去家庭的权威。

老二孙爱彩也提过以后盖新房子时，大门的方向得改一改。那是她有一个下雨天来，车在门口差点儿撞着赵老头子的媳妇瑞兰子，气急之下说的，不像老三是得了风水大师的指点而为了实现个人目的。孙守田至今记着她说的话：大门朝东开，车可以停在门口，不用拐进来拐过去，于己不方便也于人不方便。老二打从小就有一个习性——替别人着想，老爷子喜欢她疼她就这点，只是老爷子不愿在面子上显露出来，让其他三个子女嫉妒老二。当老人的要忌讳一碗水端不平，端不平溢出来的就是灾祸。

老赵头不就是显摆一回吗？他越是显摆越是说明心矮。一个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踮着脚，为啥，还不是觉得自己个子短。

孙老爷子突然觉得自己很宽厚，同时被自己的宽厚所感动。被自己感动了的老爷子决定为自己的宽厚埋单。他拿两千块钱封了两个红包亲自去了赵家。遥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。赵家大门没改朝向时，他出了自家的门拐一道弯就到了，赵家现在门朝东了，他得拐两道弯。拐了弯，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宽阔的马路，绿肥红瘦的街心公园，